

電影劇本叢書

英雄司機

岳 野 著

藝術出版社

電影劇本叢書

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編

英 雄 司 機

藝 術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背號：一五

本書字數：八八〇〇〇

英雄司機

著者 岳野

編輯者 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

出版者 藝術出版社
(北京東四順城根四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四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八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〇〇〇二一五〇〇〇
定價：四 千 六 百 元

內容說明

這個劇本以東北鐵路某段工人發揮運輸潛力，展開超軸、滿載、五百公里運動為題材，寫出了先進思想與保守思想之間的激烈鬥爭。青年司機郭大鵬在黨委書記的支持下，團結工人，和以各種理由反對超軸、實際上已經成爲一個落後於生活的保守主義者孟範舉段長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劇本刻劃了以青年英雄司機郭大鵬爲首的幾個先進工人的形象，同時也寫出了黨的領導在這一鬥爭中的重大作用。

藍天白雲下飄揚着五星紅旗，紅旗下面座落着安平車站。

安平，是我們祖國工業基地——東北的一個中等火車站。

遠處高聳着照明燈的塔架及像頭朝上插在地上的手榴彈一般的水塔，還有別的一些高大的建築物。

地上排列着一條條的鋼軌，都被火車的輪子磨得明亮亮的，太陽一照閃閃耀耀，好像一條鋼鐵的河流。列車——這鋼鐵河流上的舟船不住地吼叫着，來往奔馳着。

新到站的列車停了下來，火車頭離開了列車便在信號旗的招引下跑去，跑到那大頭細脖子的自動加煤機下面，連吃帶喝的一面加煤一面上水，這台機車吃飽喝飽了，那台又跟着上來。

操車場上更忙更緊張，搗站機車鳴着汽笛穿來穿去，牽動着各色各樣的貨物車輛奔

跑着，把它們分解開，然後又按着各地的需要重新編組成新的列車，等待着機車來把它們拉走。

一台搗站機車拖着剛剛掛好的一列貨車在前進——穿過車站上的天橋前進，在這列車最後兩輛車上，坐着兩個戴着大草帽穿着洗褪了顏色的舊軍衣的押運員，他們的臉上顯露着高興的光彩，其中一個黑紅臉的笑嘻嘻地對另一個說：

「等了兩天兩夜啦，這回總算給咱們拉走啦！」

話剛說完，突然「咯噔」一聲，兩個押運員的身體也隨着一晃，原來車停了，接着便向後退行，退着退着又是猛然震動了一下，這兩輛車又給甩了下來。

「唉，同志！怎麼？我們這兩輛車怎麼給甩下來啦？」黑紅臉的押運員急得直叫。

「拉不了，另外編。」跳到這兩輛車上來的連結員答。

搗站機車拉着前邊車輛走了，這兩輛車一直往後退去，越退越遠，到了停車綫上，連結員擰住了手閘，車停了下來，連結員跳下車來又跑了回去，黑紅臉的押運員連忙也從貨車上下來，追了幾步又站住了，他焦慮地拿着草帽搗了起來。猛然一聲汽笛，他吃了一驚，忙回頭一看——

一台機車噴雲吐霧奔馳而來，這台機車洗擦得很乾淨，車窗下「九九九」三個明亮的銅字，鍋爐上幾道閃閃發光的銅箍都說明着機車的主人是勤謹能幹的。

九九九號機車又往前走了一段，信號旗一揮，它就像是一匹訓練得很熟練的馬一樣立刻停住了。車窗內，駕駛室裏一位濃眉大眼，雙目炯炯發光，高鼻梁寬肩膀的司機以他準確的動作下了閘，關好了汽門，擦了把汗，從車窗探出上半身來前後瞭望。這就是這台機車的司機長郭大鵬。這時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那健康愉快的臉和永遠是振奮的神態。

光着膀子只穿了一件背心的副司機楊寶明又投了兩鉞煤，也站到車門旁來，他用脖子上的毛巾抹了一把汗，烏黑的臉上滴溜溜轉着兩顆聰明的眼說：

「好傢伙，這麼多貨，趙正棟，你來看！」

平素忠厚踏實、沉默寡言的司機趙正棟，也走過來與楊寶明並肩站着向遠方看去，他也只穿了一件背心，不過背心上縫有「新機三八」等字樣，還說明他是一個球員。

「哎呀，哪兒來這麼多貨呀？好啊！」趙正棟望着貨物棧旁和站台上堆積如山的貨物，驚嘆地說。

「車站都成了貨場了。」郭大鵬說。

「嘿！這才證明咱們中國的地方大，東西多。別忙，現在咱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了半年多，『老鼠拉木楸，大頭還在後邊呢！』各方面都發動起勞動競賽來，你們看吧，貨還要比這多他十倍百倍！司機長，那有多棒啊，你說！」楊寶明靈唇利舌地說。

「好當然好，可是咱們能不能都拉走呢？」郭大鵬凝望着，由興奮而轉入沉思地說。楊寶明望望趙正棟，他們二人體會到司機長話中的意思了，可是一時也不知怎麼說好，於是便彼此會意地笑了笑，拿了油壺等，跳下車去擰油或擦車去了。

正在這時，剛才那位被甩下的兩輛車上的押運員匆匆忙忙走來。

「哦，同志，勞駕問一聲，我們有兩輛車老拉不走，這事兒找誰去解決呀？」黑紅臉的押運員問。

「找車站上運轉助理站長去！」楊寶明邊擰油邊回答。

「運轉助理站長？他在那裏？」押運員又問。

「在運轉室。」楊寶明說。

郭大鵬還在向遠處望着，心裏盤算着什麼，忽然他跳下車來，對押運員說：

「走，我正要到那裏去，一塊走吧！」

這時走來一個持紅綠旗的，叫道：「掛車去啦！」

「楊寶！你們去掛車吧，我跟值班站長聯繫一下去。」郭大鵬說。

「沒錯兒，司機長，」楊寶明接受了任務，招手讓趙正棟快上車去。

楊寶坐到駕駛位子上，拉響了汽笛，向立在車旁的郭大鵬調皮地敬了個禮，就把機車開走了。

郭大鵬笑了笑，在機車噴吐出來的白霧中和押運員跨過鐵路，到運轉室去了。

郭大鵬和押運員並肩從機車噴吐的煙霧中走出來，他們又跨過了四五條鋼軌，走上了站台，遠處機車來往繁忙，汽笛不住地鳴叫。

郭大鵬領着押運員繞過花壇，走進掛着「運轉室」和「運轉助理站長室」兩塊木牌的門口。這裏拿紅綠旗的，提檢點鐘的人進進出出，絡繹不絕。

運轉室裏電話鈴聲、衆人講話聲混成一片。

郭大鵬用手指用玻璃窗隔開的內間說：「運轉助理站長在裏邊。」

「好，謝謝你。」押運員便向裏間走去。

郭大鵬走近正在打電話的值班站長：「老王……」

「喂喂，是呀，你們進來不行呵！沒有綫路啦，對！」值班站長實在顧不上和郭談話，一面擺了一下手，一面又接起另一個電話，「一〇七發車了嗎？抓緊點，同志，命令給你們半天啦！」

郭大鵬十分耐心地等着，一直等他把電話打完。

「什麼事，老郭？」值班站長好不容易把一陣電話應付過去，喘了口氣轉身問郭說。

「我們『九九九』拉的七〇三次車在哪兒會車？」郭大鵬問。

「十六點三十五分在青石橋和六一三會車。」值班站長答。

這時電話鈴又響了起來，值班站長忙又去接。

郭大鵬見這情況不宜和他多談，便打算向外走，可是他爲運轉助理站長室裏的一陣吵鬧聲吸引住了，他走近玻璃窗去，往裏一看，接着也推門走了進去。

運轉助理站長姓金，他是一位四十多歲忠厚慈和的老工人，解放後才提拔爲站長的。他現在正被幾個人包圍着，由於運輸繁忙，這種情況近來常常發生。

「不行呵！我們的是軍用品，怎能再等呢？」一位部隊上的幹部高聲說。金站長沒有再說什麼，他笑笑，揩揩汗，接受着各方面的質問和埋怨。

一個戴着中國百貨公司證章的幹部也擠到前邊來，對金站長說：「金站長，我們的水車是跟新東馬家屯農業生產合作社訂了合同的，耽誤了，可要影響咱們國營公司的信用啊！」

「知道，知道。」金站長答。

「我們的兩車機器工廠等着開工呢，等了幾天啦，到底那天能走呀？」押運員話雖然說得較委婉些，可是同樣也有不滿和焦慮的情緒。

這些話鑽進了大鵬的耳朵裏，又鑽到他的心裏，他不由得皺了皺眉頭。

「別急，都別急，同志們，我們也是很着急啊！可是機車少，車站綫路不够，這幾天上行下行都鬧堵塞，眼前實在是有些困難，不過總要解決的。」金站長說着，發現了郭大鵬也在這裏，忙問：「大鵬呵，你找我有什麼事嗎？」

「沒有什麼。」大鵬想說什麼，可是他馬上又停住不說了。

「他是火車司機，不信你們問他，」金站長指着大鵬對大家說，大家都望着郭大鵬，金忙對大鵬說：「怎麼還不發車去呀？」

這句話提醒了郭大鵬，他趕快轉身向外走去。

在車站另一端的發車綫上。

九九九號機車已經掛上了剛才編好的列車。

楊寶明和趙正棟把一切都準備好了，大鵬提着檢點鉗跳上了駕駛室。

「怎麼樣？」楊寶明問。

「開車還得一會兒，運轉室像開了鍋一樣，各方面都有意見，車拉不走，金站長急得直冒汗。咱們吃飯吧！駕駛室太熱，楊寶，老趙！下去吃吧，我投幾鉞煤就下去！」司機長郭大鵬一向熱愛伙計，忙把副司機楊寶明和司爐趙正棟攆下機車去。

郭大鵬在伙計們拿着飯盒走下去之後，從車窗伸出頭來望望列車後部，看看汽錶、風錶，踩開爐門看看火床，熟練地拿起鐵鉗，一邊添煤，嘴裏還頑皮地咕嚕着：

「我們吃你也要吃！伙計，吃飽吧！到路上要好好兒跑！」

楊寶明和趙正棟坐在機車旁邊的蔭涼處，打開了自己的飯盒開始吃飯。

「看咱們司機長今兒帶的是什麼好菜？」楊寶明又把他給郭大鵬帶來的飯盒打開，

「喲！好喲！黃花魚外帶鹹鴨蛋！」

「郭大媽打一解放，淨給咱們司機長弄好菜吃。」趙正棟也笑着。

「可真把個老太太愁壞啦！」楊寶明說。

「怎麼？郭大媽身體不好啦？」趙正棟嚼着飯，把放在楊身旁的裝開水的洋鐵壺提過來，倒在飯盒裏一些，耿直地問。

「傻瓜！」楊寶用筷子指指機車，「大鵬老不娶媳婦。」

這時郭大鵬正由機車上跳下來。

「別老說話啦！楊寶，快吃吧！」大鵬拿起自己的飯盒，和兩個伙計蹲在一起吃飯。

「沒說話！」楊寶故作正經地回答，然後他却忍不住望望郭又對趙說：「老牛不喝水，不能硬按頭，你說對吧？趙正棟！」

趙忍着笑不答，低頭吃飯。

大鵬發現這時伙計們的飯盒裏菜已快吃完了，他就連忙把飯扒進嘴裏，吞到肚裏去。

「這裏有菜！」大鵬把自己盛菜的飯盒放到伙計面前，兩個伙計不明白地望望他。

「我吃饱了，真的！你們吃吧！咱們不一樣，我坐着開車沒你們燒火累，你們要多吃點！」說罷，大鵬順手提起大洋鐵壺來，嘴對嘴就喝，「喲喲！好涼呵！」他燙了嘴

了，「冰鎮汽水嗎，這是！」

「剛提來的開水！」趙正棟低聲慢調地正經地說。

可把楊寶明笑壞了。

「快吃，快吃！」大鵬把自己飯盒裏的菜分撥在趙、楊的飯盒中，「將來，你們看着！咱們夏天跑車會帶着兩箱汽水喝的！」轉身向列車尾部有自來水龍頭的地方走去。

郭大鵬擰開了自來水龍頭，先洗了洗飯盒子，然後便伸長了脖子，用嘴對着水龍頭喝了起來。那知剛剛喝了一口，一隻手伸了過來，把水龍頭關閉了。

大鵬奇怪而且很不高興地扭轉身來，抬頭一看，不覺又笑了起來：

「車長？是你呀！」

一位身體十分健拔漂亮的，手裏拿着紅綠信號旗的女車長，正笑着立在大鵬的面前。「你剛吃了飯，又出了一身汗，怎麼喝冷水？會生病的！」女車長笑着責怪大鵬不愛護自己的身體。

「不要緊！病——找不到我！」大鵬有些爲她的關心所感動，也有些不知所措，困難地找出這樣一個不成爲理由的理由來。

「不好，以前我也好喝涼水，現在不成啦，你一病工作就受損失，得預防萬一！」女車長拉着大鵬，「走，到運轉室喝去，我也正找開水喝呢。」

「我們機車上就有，走吧！」大鵬因為她這大方的舉動也輕鬆下來。

女車長和郭大鵬沿着列車左側的路向車頭走來。女車長一邊走着一邊檢查着貨車裝載的情況，一邊又與郭大鵬談着。

「咱們今天這趟車拉得不少，够了定數啦，我正擔心呢，一見是你們九九九號機車拉，又是你開車，我就放心啦！」女車長說。

說話間他們已經走近了機車，楊和趙已經吃完飯在幹活兒了。

「我還不是靠我的伙計強！」大鵬指指楊和趙對女車長說。

「呀，我說今天那邊怎麼這麼亮？原來是金子照的！」楊寶明對趙正棟說。

「什麼金子銀子的？就是你楊寶愛鹹嘴淡舌的！」女車長笑着說。

「完全接受您的批評，車長同志！」楊寶滑稽地敬了個禮。

「我有名有姓，叫我金燕馳好啦！」女車長說。

「那哪行？起碼也得叫金車長。」楊寶正經地說。

金燕馳上前要去抓住楊寶，楊寶敏捷地跳上機車去。

「喝吧！」大鵬倒了滿滿一飯盒開水，遞給金說。

「好傢伙！這麼燙！你這是報復我怎麼的？」金燕馳接過水來像是接到了一團火，越燙越不好端，一動便又都溢了出來，放也一時放不下，她便乾脆喝了兩口，這才轉身把它放在枕木上。

郭大鵬笑着坐下來，趙正棟望着她也一個勁的憨笑。

「老郭！昨天有兩台車拉的比咱們這趟車少，費了很大勁才對對付付地拉上坡道去，還誤點啦！」金燕馳說。

「放心吧，咱們車上的人都不含糊。」大鵬很有把握地說，「唐局長不是叫咱們想法子嗎？看運輸多忙，站上停了這麼老些車，都快堵塞住啦，我跟兩個伙計商量好啦，咱們能多拉就多拉點！」

「多拉點！」金驚喜地問。

「實話跟你說，我早就覺得機車的力量還大得很！」大鵬說。

「別瞧不起咱們的『九九九』，質量可比從前好多啦，」趙正棟也幽默起來，「解放後它的覺悟也提高啦，勁兒足啦！」

「國家把機車交給咱們負責，咱們就應當把它保養好！」大鵬說。

「都像你們多好啊！」金燕馳純真地喜悅地笑着望着大鵬等。

大鵬的眼睛與金燕馳的眼睛對望了片刻，大鵬不知怎麼的感到有些不自在，怕別人發現他的臉紅了，便扭過頭去，望着其他的地方。

「車長，別誇獎啦，要是今天這列車拉不動，你可得在後邊推着點，別叫咱們司機長丟人！」楊寶明從機車上跳下來說。

「你再調皮，以後我就不跟你們在一塊兒啦！」金說。

「嗯，那可辦不到，你想跑也跑不了，我們車上的三個鉤子——以手指做鉤狀，九數之意——掛着你不放呵！」楊寶明又說。

大家都能體會這意思，都笑了起來。

「還得多大會兒開車，車長？」趙正棟問。

「檢車還沒完呢！」大鵬回過頭去望望列車尾部掛紅旗的地方，在那裏還有檢車工人在工作。

「對對錶吧，大鵬，——」金站起來說。